

# 主觀極量副詞“絕頂”的歷時演化\*

##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Jueding (絕頂)”

◎ 王 璐、萬 瑩

**提 要：**主觀極量副詞“絕頂”的歷時演化分為兩步：一是從偏正短語到普通名詞的詞彙化過程，演化動因是固化和雙音化，演化機制是重新分析；二是從普通名詞到主觀極量副詞的語法化過程，演化動因是語義融合、句位移變和高頻使用，演化機制是類推。另外，“絕”和“頂”的語法化對“絕頂”的演化產生推動作用。

**關鍵詞：**詞彙化；語法化；重新分析；類推；歷時演化

**Key words:** lexical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reanalysis; analogy; diachronic evolution

### 一、前言

“絕頂”在現代漢語中，表現出一詞多義性。而一詞多義是語法化的一種可預測結果（Narrog & Heine, 2021: 135），也稱為詞義的“分化（differentiation）”，即一些實詞在其基本功能和基本意義仍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由於該詞的某個義位通過詞義的發展和引申派生出一個或幾個較為虛化的新義項，於是在此義位上功能也發生了虛化（張

誼生，2000）。《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等多部主流詞典將“絕頂”釋義為名詞和副詞，少數詞典（如《應用漢語詞典》）將其釋為名詞和形容詞。通過語料分析，我們發現“絕頂”主要用作名詞或副詞，少數情況下<sup>[1]</sup>用作形容詞。用作名詞時，意為“山頂”，可充當句子的賓語或主語。用作副詞時，表主觀極性程度，意為“極、最”，可作狀語或補語。用作形容詞時，在句中作定語或謂語。例如：

（1）這兒是狼牙山的絕頂，再沒有旁的路了。

\* 本論文受 2021 年國際中文教育研究課題青年項目資助，項目批准號：21YH13D。文章寫作及修改過程中承蒙汪國勝教授、姚雙雲教授、劉永紅教授、羅耀華教授、劉紅原、李衛光、王彩霞、曹亞敏、張藝馨、周敏等師友指正。僅此一併致謝。

(昌滄《記狼牙山五壯士》)

(2) 絕頂上停停當當立著一座怪俏皮，怪玲瓏，怪端正的初陽臺。(俞平伯《湖樓小擷》)

(3) 布魯爾博士的病者是一位二十一歲絕頂聰明的女子。(高覺敷《現代心理學》)

(4) 她本是聰明絕頂的人，可是恐懼卻使她失去理智。(古龍《天涯·明月·刀》)

(5) 他們都是絕頂的音樂天才，晚年都得了精神病，都曾想跳河自殺。(孫維權《音樂日日談》)

(6) 因為皇后在男人心目中是村子裏的絕頂美人，所以她的美麗必須絕頂。(歐文·華萊士《三海妖》)

例(1)中的“絕頂”是名詞，作定中短語的中心語，與其一同出現在句中的賓語位置，表示“山的最高點、頂點”。例(2)中的“絕頂”也是名詞：與“上”一起在句中作主語。例(3)和例(4)中的“絕頂”皆是主觀極量副詞，修飾形容詞“聰明”<sup>[2]</sup>，表達“極、最”的語義，區別在於，前者作狀語，後者作補語。例(5)中的“絕頂”為形容詞，義為“頂級的、最好的”，作“音樂天才”的定語。例(6)中的“絕頂”，作謂語，修飾句中主語“她的美麗”。張誼生(2008)將“絕頂”與“透頂”的句法功能和搭配選擇進行了對比，指出程度副詞“絕頂”不但可以充當補語和狀語，還可以充當定語、謂語和賓語等。本文擬在此基礎上，著重討論“絕頂”語義演化的路徑、動因和機制。文中所採用的語料均來自 CCL 語料庫和 BCC 語料庫。

## 二、“絕頂”的歷時演化路徑

通過觀察語料，我們發現“絕頂”的歷時演化過程包括兩個方面：即從偏正短語(“絕頂<sub>1</sub>”)到名詞(“絕頂<sub>2</sub>”)的演化，是“絕頂”作為定中短語

逐漸凝固而演變為普通名詞的詞彙化(lexicalization)過程；而其從名詞(“絕頂<sub>2</sub>”)到主觀極量副詞(“絕頂<sub>3</sub>”)的演化，是“絕頂”從意義實在的名詞(義為“山頂”、“頂部”)演變為意義比較空靈的副詞(義為“極”、“最”)的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過程。

### 2.1 “絕頂<sub>1</sub>” → “絕頂<sub>2</sub>”的詞彙化過程

詞彙化指從非詞彙單位演變為詞彙單位的過程，一般指的是“短語、句法結構、跨層等非詞單位逐漸凝固或變得緊湊而形成單詞的過程。單詞的構成，特別是複合詞，多由原來句法上的短語演變而來”(董秀芳，2011:2)。詞彙化研究關注的是壓縮(reduction)，不管是各種短語的詞彙化研究，還是各種跨層結構的詞彙化研究，都是從更為複雜的結構壓縮成簡單的詞語(雷東平，2021)。“絕頂”從偏正短語壓縮為普通名詞的過程，就是其詞彙化的過程。

“絕頂<sub>1</sub>”始現於西漢文獻中，是偏正短語，義為“山頂的最高峰”。“絕”的本義是“斷絕”，會意字。《說文》，“絕，斷絲也，從糸從刀”。《辭海》(第6版)中有8個義項：①斷；斷絕。②盡；窮盡。③極；最；獨特。④全然；絕對。⑤遠離；隔絕。⑥缺乏；貧困。⑦穿過；越過。⑧舊體詩的一種體裁。“絕頂<sub>1</sub>”中的“絕”已經語法化為形容詞，取“獨一無二的；獨特的”之義。“頂”的本義是“人體的最上部”，形聲字。《說文》，“頂，巔也，從頁，丁聲。”《辭海》(第6版)中“頂”有10個義項：①頭頂。②頂子：清代官員帽頂上的帽珠。③以頭承載。引申為“支撐、承擔”。④頂撞。⑤迎；逆。⑥抵得。⑦代替。⑧指以商店的營業權或房屋的居住權賣讓給別人。⑨最。⑩有頂器物的計量單位。“絕頂<sub>1</sub>”中的“頂”表示“山頂”義。該義是從本義“頭頂”經歷語義泛化的結果。如例(7)是“絕頂<sub>1</sub>”的用法。

(7) 丹徒峴東南連互，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頂，闊百餘步，又夾阮龍首，以毀其形。(西漢·司馬遷《史記·卷五十七》)

魏晉開始出現“絕頂”做主語的用法。例：

(8) 傾壁忽斜豎，絕頂複孤員。(南北朝·沈約《早發定山》)

複合詞首先必須是一個韻律詞，如果某種句法格式不能產生韻律詞，那麼這種格式就不能產生複合詞(馮勝利，1996)。此時的“絕頂”順應了漢語詞彙雙音化的大趨勢，組成了標準的韻律詞，具備了詞彙化為名詞的音步條件。雙音詞產生的一個基本條件是原有兩個分立成分必須線性順序上臨近(董秀芳，2011：40)。形容詞“絕”與名詞“頂”這兩個跨層的分立成分，長期在句法上相鄰出現，這為“絕頂”的詞彙化提供了句法環境。

隋唐五代，“絕頂”開始出現在動賓位置，可與其搭配的動詞有“凌、上、登、攀、升、到、至”等具有“攀登、向上、到達”義的實義動詞，“絕頂”的語義開始凝固。例：

(9) 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漢·劉歆《西京雜記》)

(10) 飛步凌絕頂，極目無纖煙。(唐·李白《自巴東舟行經瞿唐峽》)

(11) 須臾到絕頂，似鳥穿樊籠。(唐·皮日休《太湖詩·縹緲峰》)

(12) 此碑若見必有怪，恐至絕頂遭風雷。(北宋·蘇轍《樂城集·卷一》)

(13) 盡緣雲鳥道，躋攀絕頂，拍天鯨浸，笑傲中流。(宋·劉克庄《沁園春·送孫季蕃吊方漕西歸》)

此時期的“絕頂”，除了作動賓以外，也可作介賓。例：

(14)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上堂：“九座今日

向孤峰絕頂駕一只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篙動棹不得。(宋·《五燈會元·卷十六》)

在長期的高頻連用中，“絕”與“頂”的分界日益模糊，“絕頂”開始固化，至遲在唐代，“絕頂”已經詞彙化為普通名詞，表示“山頂”。到了元明時期，“絕頂”除了繼續保留作動賓的句法功能之外，作介賓的功能開始增強，可以與“到、於、上、至”等介詞搭配。例：

(15) 卻說文若虛見眾人不去，偏要發個狠板藤附葛，直走到島上絕頂。(明·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一》)

(16) 倍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元·元脫脫等《遼史·卷二》)

(17) 又掃二層，一層層直掃上絕頂。(明·吳承恩《西遊記·第九十一回》)

(18) 吩咐道：“你兩個拿著這寶貝，徑至高山絕頂，將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一聲‘孫行者’！”(明·吳承恩《西遊記·第三十三回》)

“絕頂”作介詞賓語時，其前面還可插入定語，如“孤峰絕頂、島上絕頂、醫巫閭絕頂、高山絕頂”等。

## 2.2 “絕頂<sub>2</sub>” → “絕頂<sub>3</sub>”的語法化過程

Hopper & Traugott (2003：231) 將語法化解釋為：實詞發展出具有虛詞語法特徵的過程，並認為如果詞彙和結構在某些語境中的語法功能發生變化(即一旦語法化發生)，該詞語或結構就會發展出新的語法功能。沈家煊(2004)認為，語法化是指意義實在的實詞變為意義虛靈的虛詞或詞綴等語法成分，也指已經虛化的成分進一步虛化。“絕頂”的虛化是其語法化歷程中的重要一步，在完成從“絕頂<sub>1</sub>” → “絕頂<sub>2</sub>”的詞彙化歷程之後，“絕頂”開始進入從“絕頂<sub>2</sub>” → “絕頂<sub>3</sub>”的語法化歷程。

實詞的虛化，以意義為依據，以句法地位為途

徑（解惠全，2005：137）。也就是說，一個詞由實詞演化為虛詞，一般是由於它經常出現在一些適於表現某種語法關係的位置上，從而引起詞義的逐漸虛化並進而實現句法地位的固定，從而演化為虛詞。

“絕頂”從賓語位置移位至定語位置，再進一步移位至狀語位置。而狀語位置上的詞或短語容易語法化成副詞（張誼生，2000），因而在句法結構上，“絕頂”已經具備了語法化的條件。

元明時期，“絕頂”開始出現充當定語的用法。試比較：

（19）真君登高山絕頂以望，見妖氣一道，隱隱在福州城開元寺井中噴出，乃謂弟子曰：“蛟精已入在井中矣。”（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四十》）

（20）酒散後，就留一個絕頂的妓者，叫做王賽兒，相伴了七郎，在一個書房裏宿了。（明·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二》）

例（19）中的“絕頂”作實意動詞“登”的賓語中心語，是名詞。而例（20）中的“絕頂”是其語義虛化的結果，義為“極好的、最好的、獨一無二的”，此時出現了“絕頂”的形容詞用法。發展到後來，“絕頂”開始出現在狀位和補位，語義進一步虛化，向表極量義的程度副詞演化。至清代，“絕頂”開始頻繁出現在狀位和補位。狀語和補語的位置最容易發生實詞虛化，這是因為表示範圍、程度、時間以及處所、工具、原因、對象等關係的詞語一般都出現在這兩個位置上（解惠全，2005；張誼生，2013）。如例（21）和（22），是主觀極量副詞“絕頂<sub>3</sub>”和形容詞“聰明”的搭配，有時其中間可插入“的”，如例（22）中“絕頂的聰明”：

（21）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邊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清·曹雪芹《紅樓夢·第八十七回》）

（22）他是絕頂的聰明，看了一夜，早已會了。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八回》）

“絕頂<sub>3</sub>”一般位於形容詞前做狀語，表程度之深、之極，稱為“主觀極量副詞”，有時也會出現在形容詞後面作補語，如例（23）（24）和（25）。我們搜集的語料中，“絕頂”與“聰明”搭配出現的頻率相當高，這一點已在前文做過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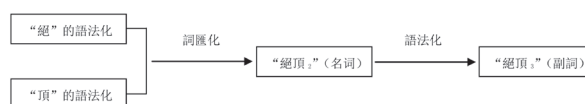
（23）那女子原是個聰明絕頂的，他就借著那婦人方才的話音兒說道：“我是你們大師傅請我來的。”（清·文康《兒女英雄傳·第七回》）

（24）繼祖聰明絕頂，過目不忘，把個先生樂得了不得。（清·石玉昆《七俠五義·第七十一回》）

（25）秋穀是個聰明絕頂的人，又是粉陣花叢的老手，那有不領會他的意思？（清·張春帆《九尾魚·第三回》）

這個時期的“絕頂”，已經完成了從名詞到主觀極量副詞的語法化進程。短語向極性程度副詞轉化的關鍵在於結構和語義上都滿足了基本條件，即：中心語具有[+極點]的語義特徵；韻律上狀語和中心語可以構成一個雙音節詞（張誼生，2013）。“絕頂”的語義演化具備了這些條件，故其能在多種因素的協同作用下，由名詞逐漸虛化為主觀極量副詞。

綜上，“絕頂”的歷時演化歷程如圖所示：



漢語發展歷程中，從短語詞彙化而來的合成詞最初可能是名、動、形這三大類基本實詞中的一種，而後進一步虛化為其它實詞如副詞。“絕”和“頂”這兩個單音節詞按定語 - 中心語的組合規則，結合成一個偏正短語（例（26）中的“絕頂<sub>1</sub>”），偏正短語逐漸演化成一個作為名詞的合成詞（例（27）中的“絕頂<sub>2</sub>”），再由名詞虛化為副詞（例（28）中

的“絕頂<sub>3</sub>”)。

(26) 爾乃陟飛陞於峻皮，登步闔於絕頂<sub>1</sub>。(嚴可均《全梁文·卷五十九》)

(27) 其絕頂<sub>2</sub>有洞穴，相傳為神仙之窟宅也。(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八》)

(28) 韓愈本是絕頂<sub>3</sub>智慧，又兼生有仙緣，自然容易脫悟。(清·無垢道人《八仙得道傳·第九十六回》)

### 三、“絕頂”的歷時演化動因

以上分析了“絕頂”的歷時演化歷程，下面主要討論其歷時演化動因。

#### 3.1 “絕頂<sub>1</sub>” → “絕頂<sub>2</sub>”的詞彙化動因

“絕頂<sub>1</sub>” → “絕頂<sub>2</sub>”的詞彙化動因主要有兩個：固化和雙音化。

第一，“固化(hard-wired)”在現代漢語中是很常見的語言現象，即兩個或幾個緊挨在一起的語言單位，由於頻繁使用而化為一個相對穩固的、整體性的語言單位，固化結構包括固化小句和固化詞語(儲澤祥、曹躍香，2005)。“絕頂”是經由短語固化而來的名詞，其固化的證據有：1) 語音形式上看，中間不能停頓，是一個“重-輕”式的二字調詞。“絕頂”中的“頂”可以讀輕聲，而且一定不能重讀。另外，雙音詞是漢語的強調式詞，具有很強的同化能力(王志愷，2007)，對“絕頂”的固化有一定的促進作用；2) 結構上看，“絕頂”具有穩固性和整體性，“絕頂”中間不能插入其他成分並且不能隨意拆開。

第二，雙音化的驅動是其詞彙化的另一個動因。遠古、上古漢語的基本句節韻律一般是單音節，中古漢語基本句節韻律是單音節向雙音節的過渡期，近古以來漢語基本句節韻律發展為雙音(陳寶勤，

2011:20)。王力(1989:3)把雙音化列為漢語語法史上最重要的五個變化之一，因為他認為雙音化不是一個單純的語音問題，而且還是個構詞法問題。雙音詞化可以說是漢語詞彙發展的一大規律，並且雙音化可能是漢藏語言發展的共同趨勢(徐時儀，2009:90)。在雙音化趨勢的作用下，兩個高頻率緊鄰出現的單音節詞就可能結合成一個雙音單位，這個過程又叫複合化(compounding)，即兩個語素經過重新分析而削弱或者喪失其間的詞彙邊界，最後成為一個語言單位。而複合化具有詞彙化的效應(Hopper & Traugott, 2003:39)。“絕”和“頂”這兩個音節在長期的連用中，定語和中心語之間的詞彙邊界逐漸消失，在高頻率使用的催化下，這兩個語素逐漸演化成了一個語言單位，即一個雙音節名詞(“絕頂<sub>2</sub>)。雙音化趨勢發展的結果使得漢語的基本語音單位由單音節的變成雙音節的，古代漢語基本上是“一字=一音節=一詞”，但是中古漢語之後這種情況改變很大，一方面很多詞彙都變成了雙音節的，另一方面單音節詞彙的作用受到越來越大的限制(石毓智，2002)。而“絕頂<sub>1</sub>”到“絕頂<sub>2</sub>”的雙音化發展也是在中古時期完成的。

#### 3.2 “絕頂<sub>2</sub>” → “絕頂<sub>3</sub>”的語法化動因

“絕頂”語法化的動因有三個：語義融合、句位移變和高頻使用。在前兩個誘因的作用下，從元朝開始，“絕頂”開始演變出副詞用法，表明它的語義已經開始發生虛化。語法化的產生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更新，另一種是通過創新(Narrog & Heine, 2021:139)。“絕頂<sub>3</sub>”的出現，是“絕頂<sub>2</sub>”語義更新的結果。至清代，在高頻使用的催化下，“絕頂”虛化為主觀極量副詞的進程基本完成，其副詞用法一直沿用至今。

第一，“絕頂<sub>2</sub>” → “絕頂<sub>3</sub>”是一個從名詞虛化為主觀極量副詞的語法化過程，其語義虛化的動

因之一是語義融合 (mixture)。“融合”是指本來是兩個獨立的性質不同的語言單位，由於語義的不斷虛化，詞義的逐步融合，最終合成一個新詞 (張誼生，2000)。“絕頂<sub>3</sub>”的語法化是“絕 (副詞)”和“頂 (副詞)”語義融合的結果。“絕頂<sub>1</sub>”時期的“絕”是形容詞。大約從唐代開始，“絕”的副詞用法 (義為“極、最”) 開始出現，而“頂”的副詞用法 (義為“極、最”) 大約在元朝開始出現，在此之後“絕”和“頂”兩個程度副詞的語義開始融合，“絕頂<sub>2</sub>”逐漸虛化為表主觀極量義的副詞“絕頂<sub>3</sub>”。江藍生 (2016) 將這種現象定義為常規組成分詞類變異的結果，即“絕頂<sub>2</sub>”作為普通名詞，是常規結構的一種，其組合成分分別是“絕”和“頂”，在“絕”和“頂”發生詞類變異，分別演化成副詞之後，“絕頂”也開始出現副詞用法。

第二，句法位置的改變。一個詞語是否發生語法化，與該詞語所處的句法環境密切相關 (史金生，2005；石毓智，2006)。而結構形式的變化是實詞虛化的基礎，由於結構關係和句法位置的改變，一些實詞由表核心功能轉變為表輔助功能，詞的意義也隨之變得抽象空靈，從而導致副詞的產生 (張誼生，2000)。試比較：

(29) 時值初夏，真人一日會集諸弟子，同登天柱峰絕頂<sub>1</sub>。(明·馮夢龍《喻世明言·卷十三》)

(30) 因見張姑娘是個聰明絕頂<sub>2</sub>的佳人，安公子又是個才貌無雙的弟子，自己便輕輕地把一個月下老人的沉重耽在身上，要給他二人聯成這段良緣。(清·文康《兒女英雄傳·第十回》)

(31) 他是絕頂<sub>3</sub>的聰明，看了一夜，早已會了。(清·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八回》)

例 (29) 中的“絕頂”是名詞，做實義動詞“登”的賓語。例 (30) 中“絕頂”的語義虛化為

“獨一無二的”，在定語位置上，修飾中心詞“佳人”。例 (31) 的“絕頂”是其語法化後的結果，在狀語位置上，為主觀極性副詞，表達“聰明”的程度。而當一個詞經常出現在某一句法位置，在它的這種語法位置被固定下來之後，其詞義就會慢慢抽象化或虛化，其語法功能就會發生變化 (劉堅等，1995)。

第三，使用頻率的增加。使用頻率在語法化的進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語法化是一個儀式化的過程，關鍵在於重複 (Haiman, 1994: 25)。一個語法化的候選者相對於其他參與競爭的候選者來說，如果使用頻率較高，那它發生語法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Haspelmath, 1999: 37)，于此同時，使用頻率的增加被認為是語法化的結果 (Bybee, 2003; Hoffman, 2004)。元明時期“絕頂<sub>3</sub>”雖然已經具備了詞彙化的條件，但使用頻率較低，我們不能斷定它是否已經完成語法化，而在清代，“絕頂<sub>3</sub>”的使用比例開始超過“絕頂<sub>2</sub>”，“絕頂”的副詞用法開始佔據主導地位。據此我們判斷“絕頂<sub>3</sub>”在清代已經基本完成向主觀極量副詞演化的語法化進程。

#### 四、“絕頂”的歷時演化機制

“絕頂”發生詞彙化與語法化的機制並不相同，分別討論如下：

##### 4.1 “絕頂<sub>1</sub>” → “絕頂<sub>2</sub>”的詞彙化機制

重新分析不僅是語法化演變的重要機制，也是詞彙化演變的重要機制。Langacker (1977: 36) 指出，重新分析是一種詞語之間內在語法關係上的變化，它不會立刻帶來表層形式的變化，而常常會導致成分之間邊界的創立、轉移或者消失。在此基礎上，Hopper & Traugott (2003: 30) 確立出一類最簡單也最常見的重新分析現象——成分之間的融合

(fusion)，即兩個詞語或者形態標記之間的邊界消失。重新分析的本質是語法上的改變（包括語類上由短語變成單詞，由 A 類短語變成 B 類短語）或重新歸類，而句法重新分析常常由語義重新解讀和語音脫落誘發（Heiko & Heine, 2021: 149）。在重新分析的作用下，“絕”和“頂”這個音序組合的演化過程中，它們之間的邊界消失，從初始的偏正短語，經過語義融合，產生了一個表達“山頂”義的雙音節名詞。而漢語中由並列、偏正、動賓、主謂、述補等短語以及跨層結構演變而來的複合詞的詞彙化，都牽涉到成分邊界的重新組合，經歷了融合的過程，這種融合實質就是重新分析（劉紅妮，2021）。

#### 4.2 “絕頂<sub>2</sub>” → “絕頂<sub>3</sub>”的語法化機制

從“絕頂<sub>2</sub>”到“絕頂<sub>3</sub>”的語法化機制是類推。類推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礎上的一個廣義概念。Gaeta (2010) 將類推定義為：在語義、形式或功能相關詞的影響下，詞語結構的變化，它是試圖使某些語言形式在某些方面更接近其他語言形式的結果。語法化本身並不是一種特殊的變化類型，而是類推與使用頻率相互作用的結果（Fischer, 2008）。可見類推在語法化進程中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絕頂<sub>1</sub>”在經過重新分析之後，演化為“絕頂<sub>2</sub>”，再進一步演化的話，就需要借助類推機制的的作用。“絕頂<sub>3</sub>”的產生是由“絕頂<sub>2</sub>”類推而來，其誘因就是語義融合和組合成分的詞類變異。先是“絕”和“頂”分別演化出極性副詞的用法，人類的認知機制通過類推，認為“絕頂”也具有了表達極性程度的性質，於是“絕頂”便開始出現在狀位或補位來修飾形容詞，表“極、最”這樣的極性義，從普通名詞演化成了表主觀極量義的副詞。

以上，我們考察了“絕頂”從短語到名詞再到副詞的演化歷程，這是“絕頂”語義弱化（semantic

bleaching）的過程，即詞語逐漸喪失了舊的、實在的意義，獲得了新的、抽象的意義（Traugott, 2011），“絕頂”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新的、抽象的意義（即副詞義“極、最”）。同時“絕頂”也經歷了一個去範疇化（decategorialization）的過程，即經過語法化的形式往往會失去或著抵消全類名詞和動詞所特有的形態標記和句法特權，而具有形容詞、分詞、介詞、副詞等次類所特有的屬性（Hopper, 1991），於是“絕頂”逐漸脫離“名詞”的範疇，而具有了次類範疇“副詞”的屬性。

## 五、結語

語言事實表明，“絕頂”不僅可用作副詞，還兼具名詞和形容詞的用法，這是“絕頂”演化過程中功能不斷擴展的結果，限於篇幅，本文只考察“絕頂”副詞用法的演變歷程。我們認為“絕頂”的歷時演化過程分為兩步：先是“絕頂<sub>1</sub>”這個偏正短語詞彙化成名詞（絕頂<sub>2</sub>）的過程，推動其詞彙化的動因是固化和雙音化，詞彙化的機制是重新分析。其次是名詞（絕頂<sub>2</sub>）語法化為程度副詞（絕頂<sub>3</sub>）的過程，誘使其發生語法化的因素有：語義融合、句位移變和高頻使用，其語法化的機制是類推。“絕頂<sub>3</sub>”語法化進程的完成離不開“絕”和“頂”分別語法化的推動，“絕”和“頂”分別於唐代和元朝演變出副詞用法，表“極、最”的語義，在“絕”和“頂”完成副詞化的演化之後，它們的語義開始融合，清代文獻中的“絕頂”開始出現副詞用法。本文在張誼生（2008）的啟示下，對“絕頂”的副詞性進行了考察，以期為今後的詞典編寫與國際中文教育提供一點參考。

## 註 釋：

[1] “少數情況下”可用作形容詞的依據有二：一是大部分主流漢語詞典，如《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現代漢語學習詞典》、《現代漢語副詞詞典》等，都認為“絕頂”可用做名詞和副詞，只有《應用漢語詞典》等少數詞典認為“絕頂”除了名詞用法之外，還可用作形容詞；二是從BCC和CCL兩大語料庫搜集到的約5882條語料中，“絕頂”作為形容詞使用的語料共412條，僅占比0.07%。

[2] 與“絕頂”搭配的形容詞中，“聰明”占比87%，表明“絕頂”和“聰明”的搭配在現代漢語中已經高度慣用化，形成了一種習慣性的准固定模式。

## 參考文獻：

- 陳寶勤 2011《漢語詞彙的生成與演變》，北京：商務印書館。
- 儲澤祥 曹躍香 2005《固化的“用來”及其相關的句法格式》，《世界漢語教學》第2期。
- 董秀芳 2011《詞彙化：漢語雙音節詞的衍生和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
- 馮勝利 1996《論漢語的“韻律詞”》，《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
- 江藍生 2016《超常組合與語義羨餘——漢語語法化誘因新探》，《中國語文》第5期。
- 雷冬平 2021《“不外乎”的演化及其功能研究》，《語言研究》第2期。
- 劉紅妮 2021《“就算”的詞彙化及其再演變研究》，《漢語學習》第4期。
- 劉堅 曹廣順 吳福祥 1995《論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國語文》第3期。
- 商務印書館辭書研究中心編 2000《應用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 沈家煊 2004《語用原則、語用推理和語義演變》，《外教學與研究》第4期。
- 史金生 2005《“要不”的功能及其語法化》，沈家煊、吳福祥、馬貝加主編，《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8-235。
- 石毓智 2002《漢語發展史上的雙音化趨勢和動補結構的誕生——語音變化對語法發展的影響》，《語言研究》第1期。
- 石毓智 2006《語法化的動因與機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解慧全 2005《談實詞的虛化》，吳福祥著，《漢語語法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30-151。
- 許慎著 2017《說文解字》，北京：中國書店。
- 徐時儀 2009《語言文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王力 1989《漢語語法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志愷 2007《“那是”的對話銜接功能及其固化過程——兼論“是”的進一步語法化》，《漢語學習》第3期。
- 張誼生 2000《論與漢語副詞相關的虛化機制——兼論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分類與範圍》，《中國語文》第1期。
- 張誼生 2008《“透頂”與“絕頂”的句法功能和搭配選擇》，《語文研究》第4期。
- 張誼生 2013《程度副詞“到頂”與“極頂”的功能、配合與成因——兼論從述賓短語到程度副詞的結構與語義制約》，《世界漢語教學》第1期。
- 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16《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 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編 2009《辭海》（第6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Bybee, Joan. 2003. “Cognitive Processes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Michael Tomasello(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Vol. 2,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145-167.
- Fischer, Olga. 2008. “On analogy as the motivation for grammaticaliz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32(2): 336-382.
- Haiman, John. 1994. “Ritu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n William Pagliuca(ed.) *Perspectiv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ne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28.
- Haspelmath, Martin. 1999. “Why is Grammaticalization



- Irreversible". *Linguistics* 37(6): 1043-1068.
- Narrog, Heiko & Bernd Heine. 2021. *Grammatic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ffmann, S.. 2004. Are Low-Frequency Complex Prepositions Grammaticalized ? On the Limits of Corpus Data—and the Importance of Intuition. In Hans Lindquist & Christian Mair (eds.) *Corpu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in English*, Amsterdam: Benjamins, 171-210.
-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In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 Bernd Heine(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vol. 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7-35.
-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2nd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77. "Syntactic Reanalysis". In Charles N. Li (eds.) *Mechanisms of Syntactic Change*.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57-140.
- Gaeta, Livio. 2010. "Analogical change" . In Silvia Luraghi & Vit Bubenik (eds.) *Continuum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ew York: Continuum, 147-160.

王璐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 shaymaa7750@mails.ccnu.edu.cn  
萬瑩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wanying@ccnu.edu.cn